

# 澳門榮譽市民

洗麗莎\*

首先，我謹此感謝市政廳主席的盛情邀請，讓我有機會在如此莊嚴的場合講述文德泉神父事蹟。

他的浩瀚著作，他所特有的活力，以及他的長壽，使他在將近一個世紀的歲月裡深深滲透到澳門的每個角落而不辱使命。因此，我將簡明扼要地對此加以陳述，倘有疏漏，敬希鑒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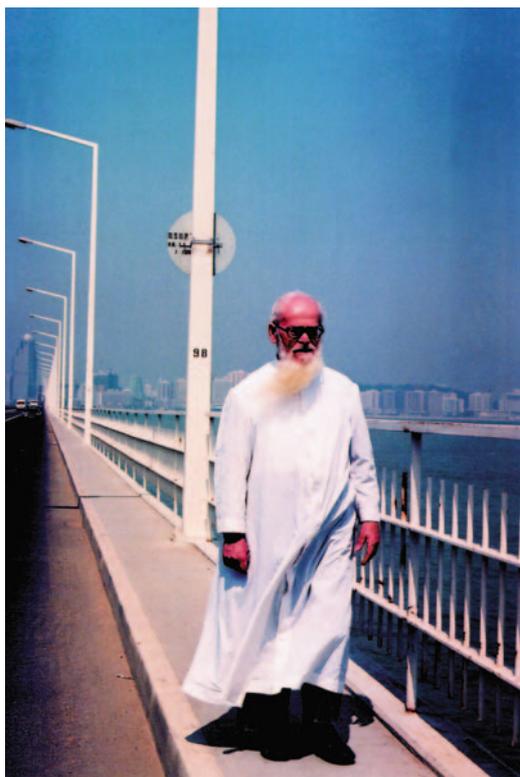
人們稱文德泉神父為“澳門閣下”（Monsenhor Macau）<sup>(1)</sup>，我認為其涵意甚為貼切。

無論從傳統上還是從歷史上來講，澳門是不同人種和文化的交匯地。我們相信這種狀態將來還會繼續下去。文德泉的經歷則將與澳門的歷史融合一起。

如今，澳門這個具有四百年歷史的城市宣佈他為榮譽市民，這意味着承認文德泉閣下是澳門文化遺產中的一個組件——請原諒我如此說。

我們先談一下他的國際威望。

十多年前，我常常和澳門的觀光者，特別是外國觀光者進行交往。他們常問我這樣一些問題：文德泉神父的近況如何？在甚麼地方可以見到他？所有的人



文德泉神父在澳氹大橋散步（90年代）

都說認識他。為甚麼他們會認識文德泉閣下呢？

這是出於一般的習慣，特別是具有盎格魯-撒克遜文化的人士的習慣，可稱之為“旅遊文化”，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豐富的人文文化之旅。不少人在旅遊啟程之前，便想到鮮為人知的地方，要閱讀一些有關材料，或者向到過那些地方的人瞭解情況：文德泉神父曾為他們中的許多人擔任過嚮導。

因此可以說，無人不曉文德泉。如果我沒有算錯的話，在文德泉迄今八十六年的生涯裡，除了十五年生活在新加坡，幾乎六十年都在澳門。他寫了一百多部著作，還有更多兩倍以上的文章，其中許

多著作和文章被翻譯成外文，或者原文就是直接用外文特別是英語發表。有人計算過，其著述足足有五萬多頁。

他具有驚人的記憶力和令人難以置信的寫作能量，寫下了諸如見解、報告、評註和評論等各類文章，官印局<sup>(2)</sup>每天為此而忙碌，這些將成為其日常生活史的一部分。

\* 洗麗莎（Tereza Sena），里斯本大學文學院歷史系學士，里斯本新大學葡萄牙19-20世紀史學碩士，澳門利氏學社協調研究員。本文為1998年6月23日洗麗莎在澳門市政廳貴族廳參加授予文德泉閣下“澳門榮譽市民”稱號儀式上講話的漢譯，記錄了這位澳門歷史學家、著名神父生涯中此一具有特殊意義的時刻。（葡文原稿刊於《文化雜誌》外文版第8期）

澳門天主教會著名史家文德泉神父（八十年代）



因此，早在1983年，他就被美國的一家電視臺選為地球上最活躍的七旬公民之一（全球僅四人），這使全世界成千上萬的人都認識他。如今，他很有可能成為八旬老人中的名列前茅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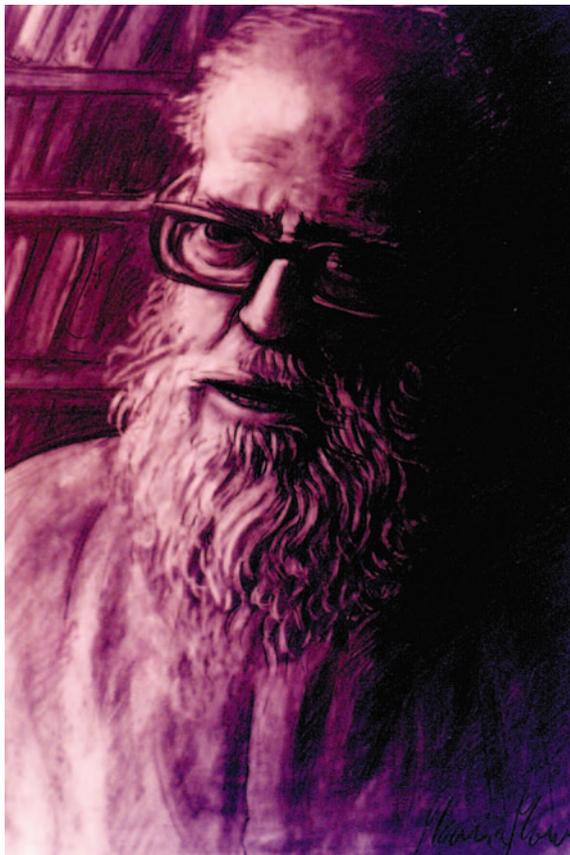
但是，請允許本人作為一名歷史學家在這裡重新見證，幾年前我曾發表過介紹文德泉神父的文章。他年僅22歲時就主持了“澳門教區公報”工作，之後還繼承了澳門土生文化名人高美士的事業，主編內容豐富而翔實的《賈梅士研究院公報》。在這裡，我要強調的是《澳門教區歷史》、《澳門的軍人》和《澳門地名學》等不朽著作對於世界各地以及與澳門有關的任何研究都十分有用。這幾部著作曾獲古本江基金會1981年和1983年度獎。

所以，我以前一直說，“文德泉神父是一部參考書”，至今我還習慣地這樣稱呼他。任何事件、傳記和日期，他都要去查究。他主要是一位文獻和資訊的收集者，一位博學者，一位深刻瞭解澳門歷史與葡萄牙東方史相關聯因素的學者和傳播者。

他的才能及其極具實用價值的著作就是他的光榮業績。他猶如一套百科全書供人們查詢。然後，人們對他所收集來的材料進行評論（指注釋方面）或整理。<sup>(3)</sup>今天，當我們致力於有關澳門研究時，不但要翻閱其浩瀚而繁雜的文卷，更要學習和體悟其孜孜不倦的努力和堅韌不拔的獻身精神。這代表了他的一生，他的所有稱號都是當之無愧的。

所以，感謝您，文德泉閣下！

這位與眾不同的人物，白鬍子神父，典型的葡萄牙外省人的舉止談吐，總顯得如此有個性，有時甚至顯得獨來獨往我行我素。他一生的歷史，肯定不久就會為人們所瞭解。他年僅12歲時便離開了家鄉弗雷舒-德埃斯帕達阿辛塔，前往澳門神學院——專門培養年輕人成為神父和傳教士的地方。後來在其同鄉蒙德羅神父（José Augusto Monteiro）的幫助下，他到新加坡傳教會任職，把其私人財產捐出幫助有需要的人和貧困學生。這些財產包括在加亞的聖安東尼奧扶助貧困人基金、弗雷舒-德埃斯帕達阿辛塔教區的慈善會、新加坡葡萄牙傳教會聖諾澤貧困學生基金。1984年在文神父50週年誕辰之際，又設立了幫助澳



文神父畫像（1994年10月8日，作者不詳）

門貧困學生的文德泉神父基金會。他所獲得的榮譽很多，這裡要提及的祇是他在1989年曾獲得葡萄牙國家最高勳章：聖地亞哥騎士勳章，由當時的總統蘇亞雷斯頒贈。1985年，當時的澳門東亞大學向他頒授了榮譽文學博士學位。他還參與許多學術和文化社團，譬如享有聲譽的葡萄牙歷史研究院、地理學會和國際亞洲歷史學家協會，等等。

在這裡難以一一列數，文德泉神父以他的行動說明了一切。他為這塊土地獻出了畢生精力與智慧。毫無疑問，他也獲得了認同，這將深深地埋在文德泉閣下的心中。

#### 【附件】文德泉生平年表<sup>(4)</sup>

人祇是塵土  
而名望如煙





文德泉神父在其著作《日本人在澳門》(*Japoneses em Macau*)發行儀式上講演(1993年12月·澳門葡文書店)

歸宿則是灰燼……  
祇有我的書永恆

——文德泉於1982年與萊昂  
納德·布盧塞會晤時所言

〔1912年4月15日〕安東尼·奧·馬利亞·特謝拉和安娜·馬利亞·卡米莎的兒子出生於弗雷舒·德埃斯帕達阿辛塔鎮(後山省)。當地不少男兒去東方從事傳教事業，該鎮因此而聞名於世。

〔1924年9月16日〕文德泉年僅12歲，在家鄉小學畢業，登上“D'Artagnan”郵輪，成為後山省神父蒙德羅為東方傳教事業招聘的五位神學院學生中最年輕的一位。他的同伴是安東尼奧·皮雷斯、馬努埃爾·瓦利斯、弗朗西斯科·馬德拉和愛德華·馬薩。

〔1924年10月27日〕抵達澳門，進入聖若瑟神學院。文德泉就學的第一年在其法語老師雷吉·傑爾維神父(Régis Gervais, 1928年北京出版的《簡明澳門歷史》一書作者)的影響下開始對歷史產生興趣。在其後十年中，他進行了大量的收集和研究工作。這位神學院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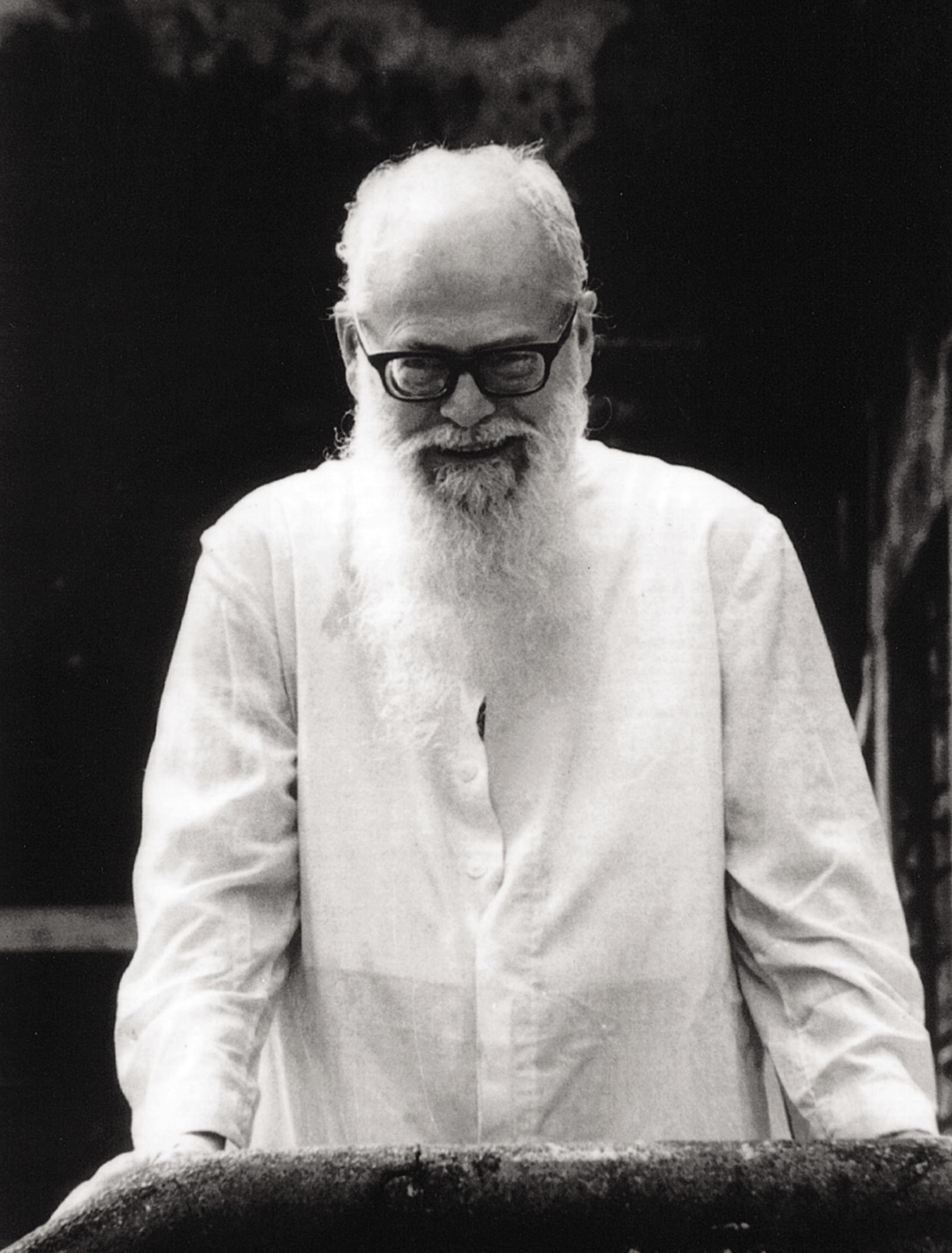
精通葡文和拉丁文。曾被囚禁二十二年的前廣東大主教多明戈斯·唐是他的同窗好友。

〔1932年7月24日〕文德泉在澳門主教堂接受高若瑟主教授職任低級教職。翌年7月29日由羅馬教皇的香港代理人殷理基·瓦爾托爾塔主教在聖若瑟教堂任命其為副助祭。1934年由高若瑟主教(主教後來成為他的摯友)陞任其為助祭。

〔1934年11月1日〕在板樟堂第一次做彌撒。在文德泉的請求下，耶穌會學者若阿金·蓋拉神父進行了一場“非常漂亮的佈道”。

〔1934-1947年〕文德泉22歲，成為風順堂教區神父直至1946年。同一時期還擔任《澳門教區公報》主編(直至1947年)，和神學院(1932-1946)及利宵中學教師(1942-1945)。由於他辛勤耕耘和名人若澤·布拉格及博克塞鼎力相助，《澳門教區公報》後來成為國際名刊。諾澤·布拉格在該刊上發表了有關18世紀耶穌會士在亞洲的文獻資料集，共計六百多頁。1942年文德泉創辦《號角》月刊(先為殷皇子利宵中學天主教

◁文德泉神父手稿之一頁(澳門中央圖書館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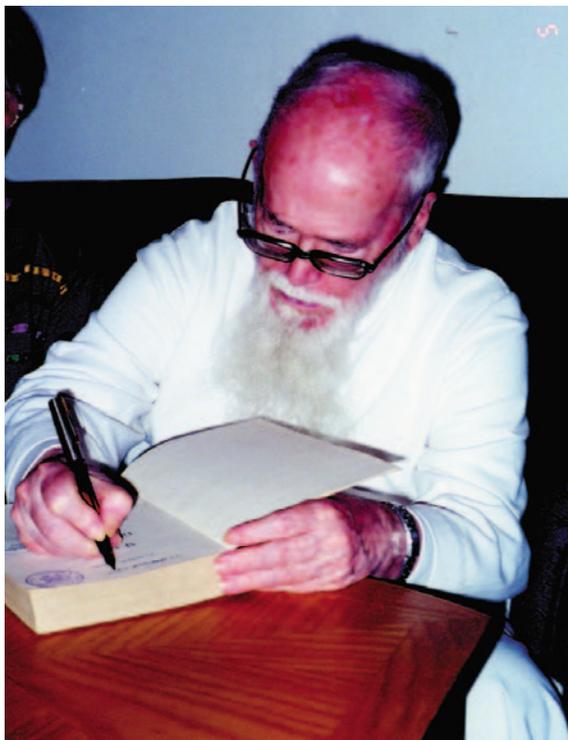
青年學生刊物，後成為澳門天主教青年會刊物）。他還是國家聯盟刊物《聯盟週刊》創始人之一。

〔1941-1945年〕太平洋戰爭。五十多萬來自被日本佔領的中國大陸及香港的難民湧入澳門。文德泉見證了中國難民饑寒交迫的困境，每天都有成百難民死於街頭。這位風順堂教區神甫負責守護投宿於前財政司大樓和陸軍俱樂部的來自香港的葡國和英國難民。

〔1946年〕離開弗雷舒二十年之後，享受免費假期返回葡國。一位他認識的老人安傑羅（鮑思高孤兒院創始人）同船返回葡國，隨身攜帶幾箱文獻資料，其中有《澳門法令集》和教會文獻資料。安傑羅在船上病倒，就把那些重要遺產交給文神父，於抵里斯本之前去世。文德泉返回澳門後發表了其中幾百頁未曾公開的抄件，然後把那些文獻資料交給市政廳。類似安傑羅的情況也相繼發生在澳門其他顯赫人物或家庭上，文德泉成了他們遺物的忠誠保管人。蒙塔爾多·德·熱蘇斯（《歷史的澳門》作者）的侄女把她叔叔的所有文稿和筆記都交給了文神父。“花村”公寓的主人阿塞·鮑思高的私人圖書館部分藏書也交給他。

〔1948年〕前往新加坡。那時，文德泉神父發表了近二十部有關澳門歷史的著作，被指定為葡萄牙傳教會在新加坡和馬六甲的高級總代理。在新加坡，他見證了這個城市國家的誕生，在那裡他組織和引進了多個宗教機構，經歷了其最有價值的人生體驗時期，這在稍後還會談到。他創辦了《團結》（*Rally*）雜誌，並從1950年9月至1952年11月在該雜誌以“St. Joseph's Church”名義發表了有關新加坡葡萄牙傳教會史的文章後又於1954年在新加坡創辦了名為《停、看、走》的聖若瑟堂區簡報。在新加坡，經過十四年的文字耕耘，他發表了十多篇著作。

〔1952年〕葡萄牙政府授予他殖民帝國軍官級勳章，該勳章由海外部部長薩爾門多·羅德里格斯司令授予，他是到訪澳門的唯一新國家高級官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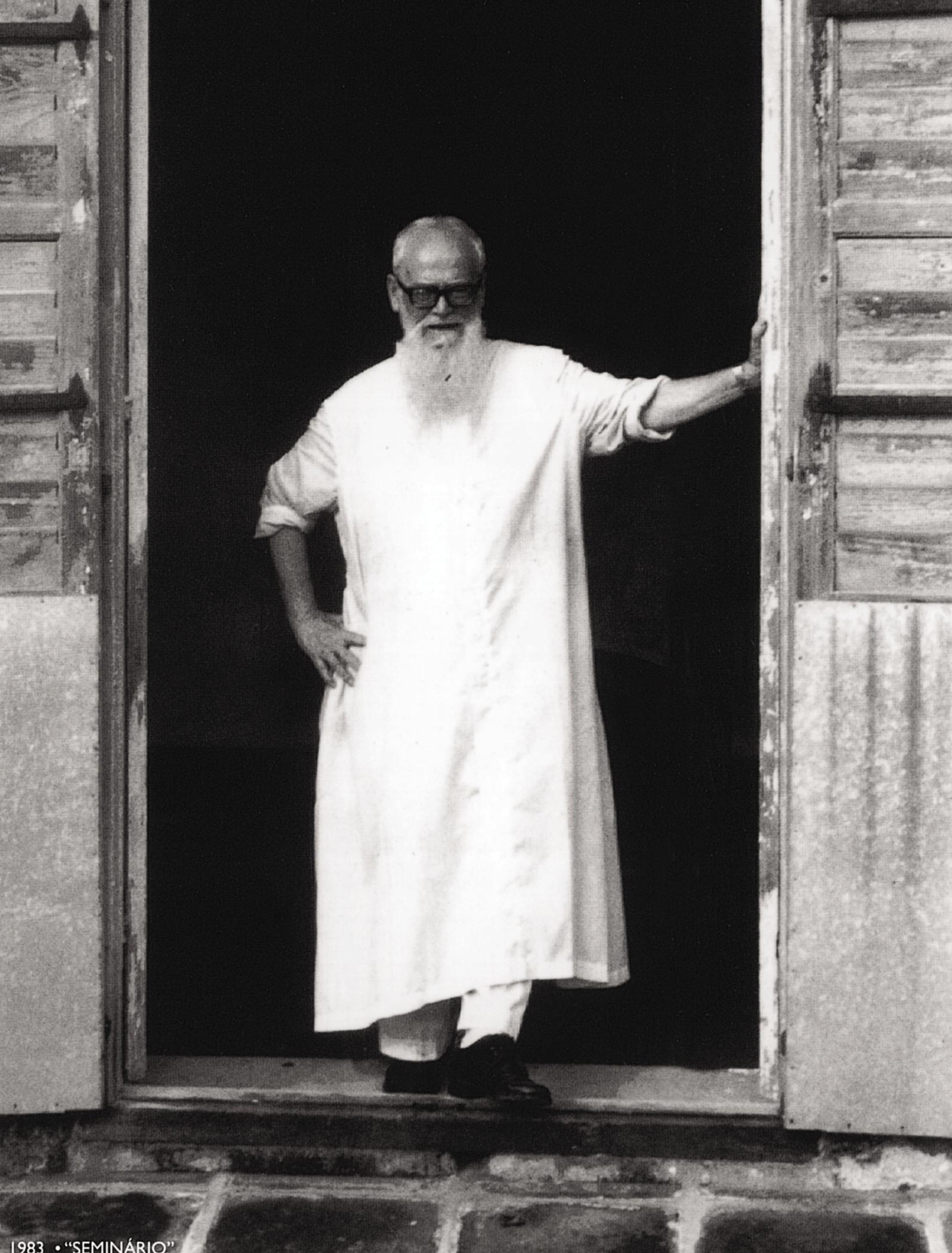
文德泉神父在其專著《澳門的軍人》贈書上題簽

〔1959年〕設立貧困學生基金會（St. Joseph's Church Book Fund）。在弗雷舒-德埃斯帕達阿辛塔，他捐出一所房屋和一塊土地，創辦聖安東尼奧慈善會。

〔1962年〕返回澳門，先後在聖若瑟中學（1962-1965）、商業學校（1962-1964）和殷皇子利宵中學（1964-1970）任教，並任澳門檔案館（1976-1980）和賈梅士研究院公報（1976-1980）主管，成為多個民間和宗教組織成員，並任聖家辣修院神父。

〔1966年11月〕市政廳檔案成了“文化大革命”毛派造反者泄憤的目標，這就是當時在澳門發生的著名的“一·二三”事件。幾乎所有的檔案文獻資料全部被丟棄街頭，其中包括當時設在市政廳貴族廳旁的國立圖書館的書籍和打字機。文德泉和造反派交涉，當時他受命於嘉樂庇總督，在潘日明神父和高美士的配合下，指導進行那些珍貴文獻資料的收復工作。他們還擔負起對市政廳檔案進行恢復和重組的全部工作。

◁ 文德泉神父在講壇上（80年代）





文德泉神父在澳門聖若瑟修院寢樓走廊迎接來訪者（1994年）

〔1974年〕獲殿皇子勳章。

〔1981年〕《澳門的軍人》獲古本江基金會歷史獎。兩年之後，《澳門的地名》再獲古本江基金會歷史獎，而另一部著作《葡萄牙在世界》中的一文〈葡萄牙在泰國〉（頁564）由泰國文化部譯成泰語。

〔1982年〕被選為澳門年度人物。在他70歲生日之際，澳門總督高斯達通過教育暨文化司在歷史檔案館舉辦了文神父著作展覽會。

〔1983年〕美國一家電視臺來澳門拍攝文德泉神父一些鏡頭用來製作一部名為《世界上最活躍的四位老人》記錄片。該片由聯合國與當時已經86歲並且也是該片主角之一的日本傳教士 Ryoichi Sasakawa 共同贊助，拍攝後在全世界播放。當時，這位弗雷舒的傳教士已聞名

全世界，《國家地理》雜誌稱之為“活百科全書”。儘管政界人物和電影明星邀他會面，他卻繼續選擇隱居，並且祇肯居住在聖若瑟修院頂層一套佈置簡陋的居室裡，那裡堆滿他所寫的書籍和文獻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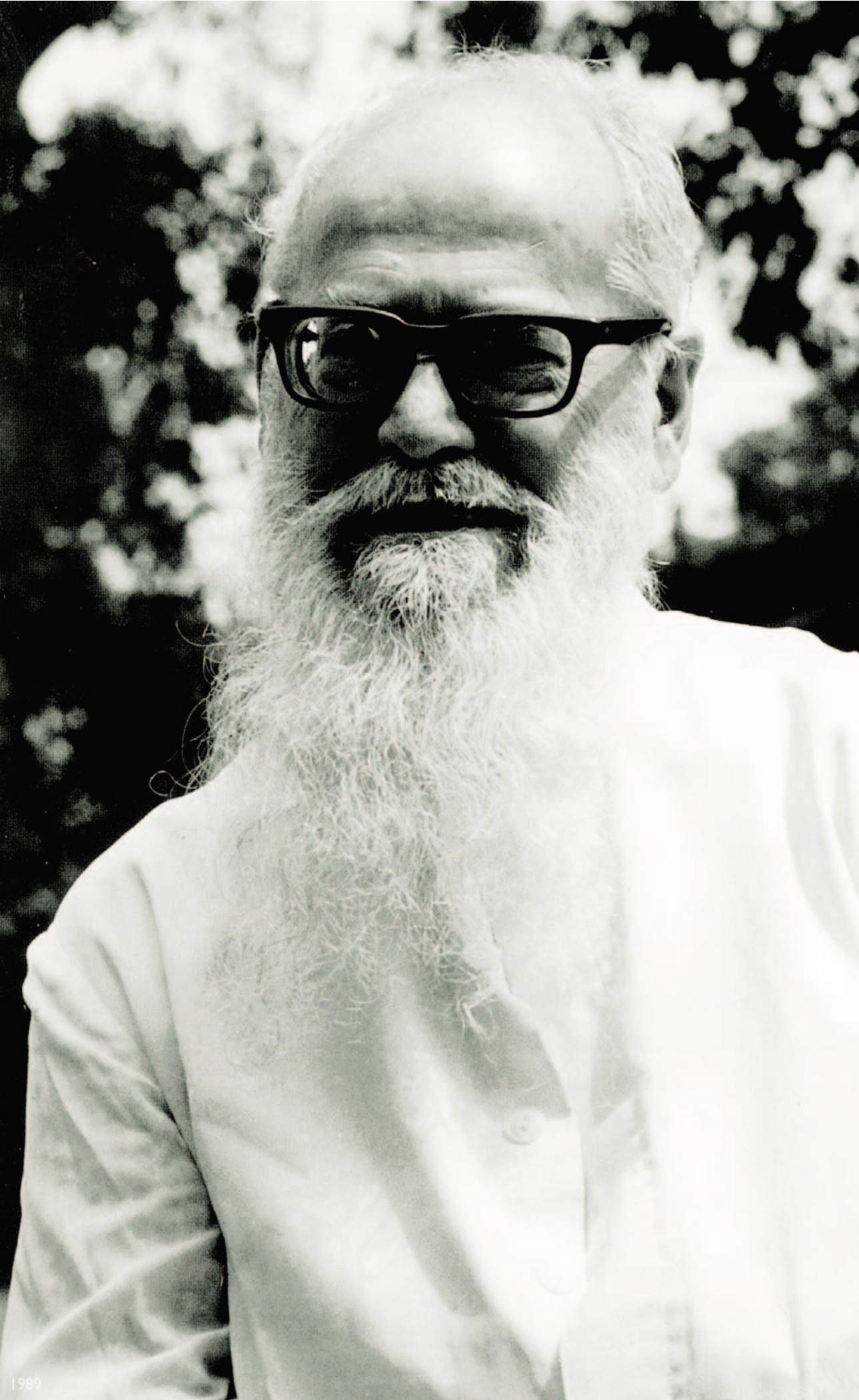
〔1984年〕在紀念文神父從教五十週年之際，梵蒂岡授予他“閣下”榮譽稱號。他設立幫助澳門貧困學生的“文德泉基金會”，該項基金在1992年已超過六十萬港元。

〔1985年5月27日〕葡國總統埃亞內斯將軍在澳門中央圖書館舉行的儀式上授予他“功績勳章”。

〔1989年〕1月6日，被接納為葡國歷史研究院院士。6月10日葡萄牙總統蘇亞雷斯授予他葡萄牙國家最為古老的聖迭哥及埃斯帕達騎士勳章。

◁ 文德泉神父在澳門聖若瑟修院天台留影（1983年）

文德泉神父在聖若瑟修院花園（一九八九年）



〔1990年〕創立一個新基金會幫助沙維士的聖塔·馬爾塔之家的老年人和遺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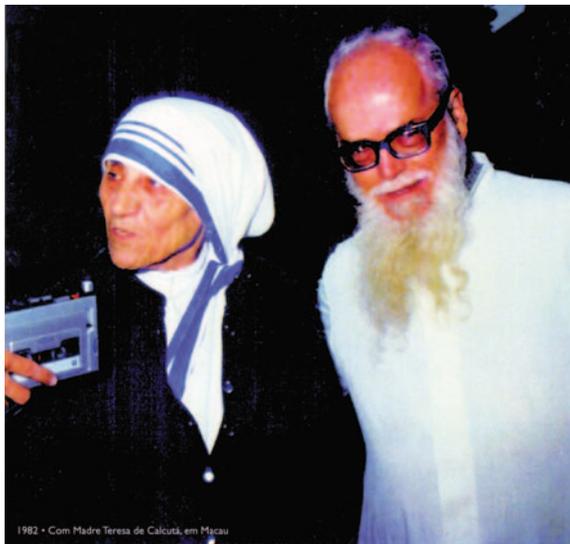
〔1994年1月4日〕文德泉住進仁伯爵醫院，他的嘴唇和眼瞼不能自如運動，被確診為面癱，經過十個月的住院治療，視力恢復，但嘴唇仍不大自如，這並沒有影響他每天早晨7點在聖家辣堂做彌撒。從此，他放棄了每天步行過澳氹大橋的習慣，每天徒步限制在東望洋山附近。出院之後，韋奇立總督安排他下榻望廈酒店。

〔1995年3月9日〕在一次持久的辯論中，文神父揭露澳門一家酒店在太平洋戰爭期間為顧客提供人肉。這篇文章發表於《澳門今日》報，很快通過國際通訊社在全世界傳播。文德泉在這份報紙上開闢的“小聖杯”專欄是他和報紙進行的最後一次合作。50年代他在多明戈斯·達·多蓋的報紙上倡導了一項有名的“共濟”活動，之後在《澳門人報》上持續開闢了名為“理智的種籽”專欄。

〔1998年6月23日〕澳門市日（紀念1622年戰勝荷蘭人入侵，至1999年止）前夕，市政廳授予文德泉“澳門榮譽市民”稱號。1998年，在主教府禮堂舉行文德泉著作《廣州教堂》（澳門文化司署出版）介紹會。

〔1999年12月19日〕這位個人經歷與20世紀澳門歷史融為一體的歷史學家和傳教士見證了一個重要的時刻：澳門政權交接儀式。文德泉坦言，當他仰望葡萄牙國旗徐徐降下時，心中湧上了“悲愴”的感覺。

〔2001年5月15日〕與他以前經常表露的願望（“我要死在澳門”）相反，他因身體非常虛弱而離開澳門。在機場，他坐在輪椅上，在他的妹妹陪伴下靜候飛機起飛。這時，他與繼續留在澳門的許多摯友互致問候，依依惜別。他在新加坡和法蘭克福轉機抵波爾圖。在波爾圖機場，他受到了澳門末代總督韋立奇將軍及其夫人的迎接。他回到後山省，居住在由他資助的沙維士聖塔·馬爾塔之家。



文神父與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印度加爾各答的德蘭修女(Mother Theresa)在一起(1982年照片)

〔2003年9月15日〕在立下遺囑兩週後，他在沙維士的住所逝世，享年91歲。遺書由他的朋友和監護人安娜·瑪利亞·阿馬羅保管。對於他的去世，澳門主教林家駿說，“文德泉閣下是澳門和澳門教區偉大的傳教士和歷史學家，他的逝世對於我們來講，是一個巨大損失，因為澳門教區失去了一個偉大的歷史參照。”文德泉閣下給我們留下了一百二十多部已經發表的作品和幾千頁尚未發表的手稿。

#### 【註】

- （1）高保羅，〈澳門閣下〉，見《澳門雜誌》，第二系列（31期），1994年11月，頁89-103。
- （2）編者注：作者指文德泉閣下在《澳門今日》報（已停刊）“小聖杯”專欄所發表的署名文章。當時他連續不斷地在《澳門人》晨報上撰寫著名的“理智的種籽”專欄——這是他與報界最長期的合作。
- （3）沈麗莎，“參考著作”，見《澳門雜誌》，第二系列（31期），1994年11月，頁103。
- （4）這份年表是以若熱·阿里馬爾（Jorge Arrimar）的《文德泉閣下生平與著作》（1999年澳門出版）以及高保羅（Paulo Coutinho）的文章〈澳門閣下〉（見《澳門雜誌》第二系列第31期，1994年11月，頁89-103）為基礎編寫的。

歸祖勤譯

漫畫家安東尼奧(Antonio)筆下的文德泉神父(一九八七年)

